

戎馬關山話當年(上)

闕漢騫回憶錄

闕漢騫遺著
闕定正恭校

我生不辰獯豕孔棘

流光如駛，歲月不居，六十之年，忽焉已屆。人事滄桑，變亂靡常，半生戎馬，無所建樹，有不勝其今昔之感！爰就記憶所及，走筆書之，往事那堪回首，冀以志吾過，且勵來茲。

在湖南寧遠縣城之北，距九疑名勝約六十公里處，有一小村，莊名闕家莊，此即余之出生地。時當遜清末葉，為八國聯軍入京之後一年，正西元一九〇一年，亦我國國恥最重，條約最苛，即所謂訂立辛丑條約之年也。詩不云乎：我生不辰，獯豕孔棘。此二語又不啻為余出生時之寫照。我闕姓之聚族寧遠，實遠在元代中葉，三遷而至闕家莊；歷代人丁稀少，不甚繁衍，在湖南為最小姓氏。有時且有人將闕字誤為關字，其意殆以關龍逢封於泰安，居闕里，而以里為姓，是亦有所本，無足怪也。相傳明末闕獻之亂，我族人東奔西逃，流離轉徙，兵災之餘，所存不過數人而已。幸我復聖公崛起隴畝之間，以捕盜有功，博得一官，因又繼續綿延闕姓之禮祀；由復聖公至今，又歷三百餘年矣，合族亦不過百數十人，

族之小可知也。

闕家莊雖不大，但環境秀美，景色蔥蘢，風物天然，左右溪流環抱，溪流俱匯合於莊之正前面，河身成一條直線，宛如一襟之帶，三面臨水，一面近山，風鑑家稱之為船形；可惜地方面積太小，倘使稍大，豈非一易防難攻可戰可守之重鎮，為兵家所必爭乎？莊之左為楊家，楊為寧遠最大姓氏，聚族何止數千百家；右為鄭姓，人口之盛幾與楊家相埒；吾闕姓處此兩大姓之中，正如先秦時渺小之鄭，而介乎齊楚兩大國之間；事齊乎？事楚乎？其處境之難，可以想像；然在此等環境下，每易養成小姓之人一種倔強不屈不撓之個性，與獨立創造冒險犯難之精神。

家世耕讀崇尚儉樸

吾家世代耕讀，崇尚儉樸忠誠。父興富公，母李太夫人，生余兄弟四人，姊一，余年最小，當余六歲時，即延師課讀，天資雖不甚高，而體力則過人。九歲入平田倫英初小，倫英小學為楊康吉堂所創辦，是楊家私有學校，子弟多執袴習氣，彼等自視甚高，而對外來就讀之人，輒喜

不時加以鄙視與捉弄，習以為常，毫無忌憚。記得其時小學生寫字，風行一種黃毛筆，價極便宜。余之筆彼等可以隨便損壞，但余若一拿錯彼等之筆，不僅須要賠錢，且常因此而引起打鬧，彼等人多，一呼成羣，而余亦不甘示弱，屢作頑強抵抗，老師司空見慣，不以見責，每笑而排解之。彼時稚稚之氣，迄今垂垂五十餘年，記憶猶新，今生寧可復得？

在倫英讀完三年，考入寧遠縣立高小，環境與倫英迥別。畢業後，入第十三聯合中學，為四年舊制，將臨畢業之時，正值五四運動高潮迭起，學風丕變，一般學生，幾如脫韁之馬，任意奔馳於書本之外，尤多課外活動，只要學校當局稍加干涉，則目為頑固，羣起而攻之。我校楊校長在當時同學心目中，是個十足老頑固，不僅遇事阻止，對同學開口即用開除作為恫嚇；余於其時固知天高地厚，亦捲入打校長漩渦，終以風潮鬧大，幾不可收拾，遂不得不離開學校，向長沙教育坪駐軍請求當兵；好在月餘以後，學校浪靜風平，余之畢業文憑隨即發下，於喜出望外之餘，深加痛悔，幾憑一時血氣，誤我未來前程

；於是設法脫離教育坪軍部，考入湖南公立政

學校。
回溯五四運動；是以民主科學為號召，為歷史上最有意義之新文化運動。我國自清末民初以來，在政治方面，於異族專制壓迫之餘，繼之以軍閥荼毒生靈，非民主無以救國家。在文化方面，在長時期沉淪於陳腔濫調八股時文的麻醉之後，非科學無以開民智，而且文字改用語體白話，以求通俗易懂，最合時宜；乃以其時一般學子，激之過偏，操之過急，不但未能達到真正民主與科學之理想，反而對學校風氣與社會人心發生不良影響；更因少數膚淺份子，走向異端邪說之歧途，高呼打倒孔家店，妄想消滅儒家思想，眼見數千年傳統之倫理道德，幾近淪喪，倘謂今日赤禍之橫流，淵源於其時在思想上散播一種毒素，此誠無人能加否認。

母喪輟學學生憾事

當余考取法政學校，滿懷從此可以深造，得專習一門之長，於心身大為振奮，不意其時交通不便，郵書往返需時，幾次家書催促匯款，急難得復，而校方限期繳款入學，又迫如星火，不得已，一面向學校申請展限，一面親自回家取錢，雖經長途跋涉，不覺辛勞；詎意行抵故鄉距家三十里之李溪，而慘聞吾母李太夫人之喪，晴天霹靂，痛不欲生，哭向家門，灑淚三十里，遊子遠歸，慈親見背，哀毀之狀，曷可勝言！此際痛遭母喪，因而輟學，為余畢生一大憾事。吾母李太夫人為同邑李姓，亦係大族，性仁慈，好施與，

於貧而無告者，必盡意周恤之，而對苦力尤憐憫備至，遇有忍饑挑柴至家賣者，必飽之以飯；其他細微之處，尤難縷述，故辭世數十年，墓門松柏成蔭，鄉人猶有垂涕而道之者，其慈惠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李太夫人棄養之翌年，為民國九年，奉嚴命與楊如結婚。楊如之父為又陶先生，性豪爽，善書畫，能文章，當余讀倫英初小時，人皆笑余體格高大，笨拙無能，先生獨大加賞識，嘗謂闕家子磊落魁梧，寫字亦灑脫可喜，吾家子弟都不如楊如之歸來，實先生之意焉。而余戎馬數十年，得致力於行陣間，無內顧憂，楊如內助之力為多。惟余稍有成就之日，而先生不及見矣，每懷知遇之恩，感激不能自已！

婚後從戎生涯潦倒

婚後蟄伏家園，百無聊賴，藉臨池與看小說以自遣，記其時於張選碑似感興趣，而於顏書尤愛好之。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一類之書，無所不窺，常至夜深不釋手。每思學業未成，遽遭母喪，又不禁悲從中來！孫策月下流淚，自傷不如人，而劉玄德之感骨肉復生，嘆英雄無用武之地，何況靜極思動，人之常情，男兒志在四方，豈能終老閭巷！於是遠行之志已決，得吾父親允許，先至長沙，本欲入講武堂，以不得門徑，去而之澧州。

時澧州為常澧鎮守使署所在地，鎮守使為唐榮陽，余去澧州之目的，是欲投效鎮守使署所辦之學兵隊當學兵，但在當時地方武力盤踞之下，

當學兵必須有來頭，非短時間可以進入，只得住旅館等待機緣，不料一住數月，仍無門徑，不勝逆旅窮愁之嘆。當年秦叔寶尚有馬可賣，余則蕭然一身，別無長物；但天無絕人之路，後由澧州往支家口途中，邂逅鎮守使署副官長潘佑峯先生，以支家口一席談，而訂忘年交，得彼吹噓之力，唐榮陽鎮守使委余以屬官，而余志不在此；以人生七尺昂藏之軀，際茲亂世，非賭命於槍林彈雨之下不可，故於唐鎮守使棠園召見之日，即請求當學兵，比蒙嘉許。在學兵隊受訓半年，考入教導團，教導團為軍官教育，自團長以次，幾清一色為湘西人，湖南僅余一人，環境又回復到讀倫英初小時代，同學間之惡作劇甚或過之，其間瑣碎，不待詳說；但受訓未到完滿之期，局部內爭已起，唐鎮守使將一切兵權交與林支宇先生，教導團解散，一朝天子一朝臣，為吾國老習慣，牢不可破，勢力既屬林之範圍，湘西人站腳猶難，何況於余？不得已又到石門住旅館，重演澧州時之潦倒生涯。

矢志革命考入黃埔

後來仍得潘佑峯先生之力，向林支宇先生報告，謂湖南只余一人在石門，請予優遇，林即手函囑至鄭支隊憲廷處，時值民紀二十三年之交，湖南有些軍隊裡發生一種怪現象，有錢購槍者，不管老百姓與做生意之商人，連長營長都可擔任，無錢購槍者，即正式軍官出身，亦只好望洋興嘆。鄭以林之手函不敢却，派余到第二營營部服務，毫無意義。惟其時革命高潮，已盪漾湖南每

一角落，任何惡勢力嚴防監視之下，都不能抑制國民黨人暗中積極活動，余在常德時，得楊熙績、覃理鳴二先生之介紹，已加入國民黨，因在鄭支隊不久，即請假去安鄉友人處，等待機緣去廣州；及探知黃埔招生確息，即赴長沙，經武漢、上海泛海廣州，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在湘西兩年有餘，飽經世故，歷盡艱辛，然每至山窮水盡之時，又開柳暗花明之境，誠不知是一段流浪史，抑是一個黃金時代，每一回思，歷歷如昨。然於潘佑峯先生之關照，始終念念不忘，而自湘西一別。竟杳如黃鶴，無由通問，人生會合，真有前定嗎！

入伍期滿，進入軍官教育，其時使余最感興趣者，是軍校同學素質均勻，都是一般青年學生，且多有受高等教育者，雖然是軍官學校軍隊之生活，仍保有文學校儒雅之作風，尤其同學間相親相愛相互切磋之精神，有如家人兄弟骨肉，比之在湘西時之學兵隊與教導團，各倚門戶，各逞氣能，教育形式表面雖較嚴格，而其間之各懷鬼胎，莫測高深之險惡現象，實有天淵之別；所以國民革命軍與其他軍隊不同之點在此，而成功與失敗亦在此。畢業後，余留校，充第五期見習官區隊附。

奉派練兵半籌莫展

民十六年間，寧漢分裂，校長蔣公中正辭職下野，有如羣龍無首，一般人雖外示鎮定，內心不免徬徨；余於其時由校方派至第二十獨立師工作，以為從此可以參與戰場間實際戰鬥生活，以

達余之素願，而在當時校方派余與同學到湖南之要旨，是以其時湖南部隊，尚多積習未除，地方門戶之見猶深，要余等練兵從基層改造起，使成爲一支強有力之黨化國民革命軍；於是滿懷高興，到達武岡第二十獨立師師部，師長廖湘芸先生，爲新化人，曾追隨總理孫中山先生，爲一忠厚長者，並非出身軍旅，一見余等到來，極表歡迎，當即派余到教導團擔任訓練初級軍官及士官工作。但師之裝備不如理想，而所謂教導團，人多於槍，其他兩個獨立團，更是虛有其名。再一探聽其所屬兩個旅，裝備較完整而有戰力者，又皆綠林豪傑出身，尾大不掉，各行其是，雖然革命軍人有創造環境與改造環境之大無畏精神，但在此種環境下，從何做起，明知不可爲，亦乘既來則安之意，打起精神，努力以赴，整日與官兵弟兄同甘共苦，勤修苦練，在短短幾個月中，官兵學術科都有進步，經逐步整頓，稍具規模；某旅長知於彼不利，竟先發制人，以武力迫使廖湘芸師長離開武岡；最可笑者，當廖湘芸師長離開武岡時，某旅長還恭恭敬敬，列隊數里，親自歡送，充分表現其綠林豪傑之積習。後來余隨師部在新化駐一時期，遭遇種種，亦知白衣秀士王倫，不能佔梁山泊一席之地，如廖湘芸先生如此厚道之人，何能帶兵，校方此次派余來此，人少力薄，一籌莫展，深引爲憾。算是開了一次大玩笑。直至校長蔣公復職，方鼎英教育長出任第三集團軍總指揮，復電召余等前往，方離開新化，在廖湘芸師數月，毫無成就，半籌莫展，乘興而來，掃興而去，曷勝蹉跎之感。

出任第十四師師長

在方鼎英總指揮部，以職位不稱，落落難合，旋亦離去，閒居武昌，每感遭逢不偶，情緒紛紜，心灰意冷，幾欲歸去，又思古之英雄豪傑，無一非從艱苦中奮鬥而出，或者人生際會有時，時運尚未到來，青年人只可因其身，而不可餒其氣，因復買其餘勇，充軍校武漢分校第七期區隊長。民十九年教導第三師成立，錢教育長大鈞出任師長，調充學兵連長，復選營長。教三師旋改第十四師，師長爲陳誠將軍。余以戰功不次升遷，營團長而旅長，迄至民國二十八年夏間在常德接長第十四師矣，其間十年之中，只副師長任內在第一百八十五師半年，十四師已爲我的第二家庭了。

江西剿共最後一戰

自託兵間，逢國多難，幾無日不在征途，大小何止數百戰。其間差可記述者，爲七十九團團長任內，廣昌下坪之役，匪竭其精銳，用人海戰術，作孤注一擲，反撲廣昌，其時我團正扼守下坪腹背之天府山，首當其衝，以其來勢兇猛，全團奮勇死戰，予以重創，未爲所逞；戰至午夜以後，兩翼友軍爲匪突破，漸告不支，使當時匪越天府山一步，則全軍之命運不堪設想矣！我當時決與天府山陣地共存亡，始終屹立不動，匪幾一度逼近山頭，當此萬分危急千鈞一髮之際，我立於全團前，親擲手榴彈，與敵作殊死戰，官兵見之大振，爭先恐後，奮不顧身，復向前猛衝，甚有扶傷奮起而殺敵者，一時殺聲震天，風雲變色

，匪徒積尸遍野，終至狼狽潰竄，俘獲甚多。全軍戰局始轉危為安，轉敗為勝。是役上峯不僅犒賞本團官兵加發恩餉兩關，於余亦特加獎許，明令記升，遇缺即補；剿匪戰役中傳為奇蹟；此豈待而致之耶。至今憶及，猶如身歷其境。次為二十四年零都流坑口之役，亦為江西剿共最後之一戰，是役為我大兵團運動中遭匪精銳伏擊，我圍於

流坑口遭遇，戰鬪之猛烈，僅次於天府山，而價值之重大幾等於下坪，其浴血苦戰經過，實非文字所可得而縷述其萬一者。

哀兵必勝，驕兵必敗，此為千古定例。下坪零都之役而後，外面每多過量之譽，余亦深恐鄙屬稍存驕矜之心，即提出不叫苦、不倚賴、不稱功三句口號，與部屬共同遵守。如人之能固可鄙

，而稱己之功最討人厭也。古有壯士臨陣不死帶傷之語，又以臨陣忘身為大孝，以必死決心而赴之，未有不打勝仗者；反是畏首畏尾，怕死貪生，未有不身敗名裂喪師辱命者。然言之容易，行之實難，非身歷其境者，又何足以語此？要知軍人是學死的，天下無不死之人，馬革裹尸，而死重於泰山，陣前有此一念，即可制敵。

中外文庫

之三十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上、下冊合售新台幣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海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册七〇元下册七〇元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之一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